

新中華叢書

文藝創作彙刊

沙漠裏的玫瑰

陳澄之著

上

沙漠裏的玫瑰

目次

一	波茨坦的故事	一
二	沙漠裏的玫瑰	三七
三	歸宿的追求	七七
四	今日卿何在	九九
五	中亞細亞之戀	一三〇
六	庫爾勒的三姊妹	一五六
七	蘇爾曼奇亞和花芝兒	一八一

沙漠裏的玫瑰

波茨坦的故事

——新疆塔吉克族婦女生活文藝——

前言

「波茨坦的故事」是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波茨坦會議舉行的前後寫的。

這故事是用現代的，關繫中國在最近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命運的一件重大的史實，穿插在若干人類的往蹟中寫成的。這若干人類的往蹟，是雅利安人在古代逐漸發揚起來的時期中，在中亞細亞一帶往西方活躍的史實。

我在新疆時，結識了不少的雅利安人。雅利安人在希特勒時代德國的日耳曼族中，被視為人類的最優秀者。至於現在居住在中亞一帶以及中國新疆的雅利安人，疏忽了甚或忘懷了自己的祖先是怎麼由中亞逐漸蔓延到歐洲去的史實。直到希特勒狂吼出攻打烏克蘭、穿過高加索、而摧殘中亞細亞和中國西北部的夢想，全世界的雅利安人這才驚覺：希特勒是最毒辣殘酷的陰謀者！他的這一夢想是陰險地促使歐亞之間居住着的雅利安人的子孫自相殘殺，易言之，陰使全人類自相殘殺。他的失敗是必然的，而波茨坦會議是在他失敗的前夜，人類世界轉入另一局勢的一個重要關鍵。

雅利安人在中亞細亞被名之曰塔吉克。「塔吉克」(Tajik)這名詞源自「塔吉」(Taji)。「塔吉」原是古代雅利安人居住在波斯，信仰祇教的教徒所戴的圓形無頂的小帽子。凡是戴這樣帽子的人便被稱做塔吉克人。至今中亞和新疆的雅利安人，千百年來竟遺忘了最初的本名，而以別人為他們起的綽號當做了種族的名字。

「塔吉克」在中國古代譯之為「大食」。唐代竟以「大食人」稱阿剌伯人。這完全是為了阿剌伯人到了波斯之後，也戴上了雅利安人圓形無頂的小帽子，所以他們也就被加上了這稱呼。

在新疆南部的邊外有一個簇新的國家，我們習慣地稱之曰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 or Tadzhikistan)。事實上，她的名字在今日叫做塔吉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Tadzhik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這一片多山的沙漠，原是受着烏孜別克斯坦統治的。自一九一七年開始獨立自治，直到一九二九年十月十六日之後，才正式成為蘇聯的共和國之一的。

到了新疆的喀什，你會知道更多關乎塔吉克斯坦的實況。一個旅行的人慢慢地會發覺自己車子裏用的汽油，以及若干講究的建築物所用的水泥，都是塔吉克斯坦的出品；日久了，就明白喀什一帶人們身上穿的襪衫的棉織品，和頭上戴的「塔吉」的絲織品，原來莫不是塔吉克斯坦的產物。

在南疆走遍了歸來，才體會到中國邊外的塔吉克斯坦，比哈薩克斯坦進步得還要快。史大林納巴德(Stalinabad，塔吉克斯坦首都)的現代建設，較諸阿拉木圖(哈薩克斯坦首都)的，越發顯得年青美麗。如果我們說阿拉木圖是沙漠裏的天堂；那麼，史大林納巴德乃是巒山峻嶺裏的樂園。

世界的屋脊在這裏；世界上最高的山峯在這裏；世界上纖維最長的棉花出產在這裏；世界上攀越得

最高的公路〔賀洛格 (Khorog) 至史大林納巴德，計長四六八哩〕開闢在這裏；這裏已經鋪設了鐵路，由史大林納巴德直通烏孜別克斯坦的塔什干。

當歐洲雅利安人被全世界人類的正義，猛烈地攻擊得焦頭爛額的時候，正是亞洲雅利安血統的塔吉克人在雅利安族原始發祥的中亞細亞，重行發揮着他們的智慧和力量。

我們新疆境內的塔吉克人祇有一萬多，但這一萬多人在新疆的十四種人當中，非但不是最少數的人羣，而且具有悠久的獨特的表現。他們大多居住在伊犁區、喀什噶爾區、和莎車區。其餘如迪化區，在迪化省會裏祇住有五位塔吉克人；阿克蘇區的阿瓦提有六十四人；和闐區的墨玉和策勒各二人；至於塔城、阿山、焉耆和哈密，根本就沒有這一族的人。茲將住有塔吉克人的各區各縣其正確統計錄之如下：（沒有塔吉克人之縣份不錄）：

伊犁區 伊寧

一一一

特克斯

五、八六三

鞏哈

二五

鞏留

一〇八

昭蘇

六一八

寧西

七一

喀什區

疏附

一八

英吉沙

三〇

蒲犁

七、四一八

阿圖什

一

莎車區

莎車

三七五

葉城

六〇七

澤普

三四八

麥蓋提

三

伊犁區的塔吉克人已經不是純血統的了，他們大半是雅利安和維吾爾的混血兒。我在特克斯所結識

的塔吉克友人完全度着維吾爾方式的生活。至於喀什和莎車的塔吉克人乃是純白種的雅利安人。有一個消息是會令人感到沮喪的：南疆的若干塔吉克人，都逐漸地遷徙或投奔到中國邊外的塔吉克斯坦，那新興而又年青的國度裏去了。

新疆的塔吉克人早已放棄了自己固有的語文，而採用着維吾爾語文。關於他們祖先的史蹟，但憑一代一代口頭的流傳。我在新疆時聽到不少，有許多傳說和我們所知道的雅利安人的史實，因為年代的變遷而有出入，雖然傳說和史實之間橫梗着一段距離，但這距離尚未使兩者之間，發生模糊和渺茫！

這「波茨坦的故事」，便是依據我在新疆所搜集的關於雅利安人的資料，配合上人類文明最新的一大關鍵史實而寫成的。我覺得哈爾查林是雅利安女性的典型，也就是塔吉克女性的典型。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澄之補記於長安

一

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那天下午六點鐘光景，溫度還在華氏八七·二度，西安的人們熱得擠在蓮湖公園喝茶納涼。有有些人都在談論着前三四天發生在西安的一件大事。

西安發生的這一件事，在這同一個時間裏，也被人在歐洲一個極其冷落的角落裏提到。當時在這歐洲的小鎮上，還祇是正午時分，因為是臨海，因為是在比利牛斯的山脚下，室外溫度在這正午也祇不過華氏六九·五度。

『Qui va lo (誰到那地方去了)？』這是當時英國首相邱吉爾在到達這小鎮上極精緻的建在山坡上的別墅之後，仰眺屋後比利牛斯山的積雪，又回過身來望着比斯開(Biscay)灣裏的碧海晴天，在極沉

靜中問了他的祕書這麼一句法國話。

『首相問的是我剛在花園裏提到的中國西安麼？』

『是呀，我的耳朵如今不中用了，你說在魏德邁將軍去西安之後，誰到那地方去了？誰？』

『蔣主席！可是現在又回到重慶了。』首相的祕書高聲地說了一句，然後侍立在首相的身側，很慎重而響亮地道：『中國在東方富強起來了——』

『*Pau a Pau*（漸漸地）！』首相仍瞭望着那遠闊的海，淡淡地說了這麼一句簡捷的法國話。這地方是法國南部的一座極不爲人注意小村鎮——艾底（Hendaye）。全鎮沒有一個會說英國話的，所以首相又把他那久不用而精通的法蘭西語重行施展了出來，甚至於對隨從和家人說話，也不時地透出一兩句法語。

因爲邱吉爾在英國大選未揭曉之先，在赴三巨頭會議之前，要安靜地休息一下，不料在七月五日下午離開倫敦唐寧街之後，竟人不知鬼不覺地到了這人口不滿三千的小村鎮上。

艾底鎮是法國下比利牛斯（*Basses Pyrenees*）省臨海的一座極小的村莊。連這一省的省城——波（*Pau*）城裏的人口祇不過三八、九六二人。因爲邱吉爾要來，可把這一帶的法國地方官忙壞了。海軍由比亞利茲（*Biarritz*）直佈到艾底；陸軍負責戒備由比亞利茲經巴雲（*Bayonne*）到艾底的區域。負責招待首相的一位法國官員是外交部司長比亞斯。

在首相到達比亞利茲再用小船駛回艾底時，比亞斯忽然接到戴高樂將軍親自打來的電話：

『一切都預備停當了吧，頂要注意首相跟外界聯絡的無線電設備！』

『是——是——』比亞斯接着道，『祇是還少一件首相平生頂喜愛的東西——』

『什麼？快說，祇要辦得到，我立刻用私人專機趕送去。』

『*Fau-de-vie*（生命之水）——據說首相最喜歡我們法國出的。——』

『什麼？』

『*Fau-de-vie*——法國製造的遠年的 *Fau-de-vie*——』

『是法國遠年的白蘭地麼？——哎呀，孩子，你爽快地說是法國遠年的白蘭地多好，你在這當兒還要在電話裏跟我打謎語。好，好，我馬上派人飛了送去！再有我的那封信要在首相一到便呈上去呀！』

邱吉爾年老了，確實需要白蘭地，尤其在這終年山頭積雪，在盛夏裏溫度也沒有到過華氏七十度的地方。其實西班牙政府也為首相預備了世界上最著盛名的澤里斯（Jerez）葡萄酒，山伊倫（Irún）鎮送了過來。艾底和伊倫是法國和西班牙南端接壤的焦點，從邱吉爾在此的行轅裏向西南瞻望：伊倫的全景在望，眼力好的，連報童手裏報紙上西班牙文的大標題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杜魯門總統已經乘艦往歐洲來了。』

『*Nestor Paz*（是的麼）？』邱吉爾首相在七月十日的下午逛了半天山，也曾到西班牙的伊倫去散步了一趟，在海灘上他亦復看到一大隊的西班牙船艦在海面上向他致敬。直到艾底和伊倫兩鎮燈火相映時，他才慢步地踱了回來，一聽到關於美國總統的消息，似乎才醒悟過來，他今日仍是世局份內的主角之一，他不能這樣長久的消閑下去，回到室內，首相把雪茄蒂子丟了，又拿了一枝新的，正在昏暗中撕剝那雪茄包皮，深沉地道：『好，我們決定大後天動身到德國去。』

『大後天？』這在首相聽了是很熟悉的女子的聲音，『既是十三日，又是星期五；是多麼不吉利的
一個日子！』這時那說話的女子替首相把點烟的火打着了。

『莎娜(Sarah)！你是什麼時候來的？誰叫你來的？』邱吉爾在火光下看清了那女子是自己的女兒，又勾起了往事，不勝悵然甚至於動了怒，『不吉利，不吉利，反正比見到你這不守婦道的女人要吉利得多！——你，你為什麼，為什麼竟跟奧立歐(Oliver)鬧離婚？為什麼？Repondez S'il vous Plait (請答覆吧)！』頭腦裏充滿了保守性汗液的老頭子暴叫了起來。這時邱吉爾夫人趕了進來，一瞥見莎娜，明白了是怎麼回事。

『算啦，她也三十歲的人了，在這兩國交界的地方何苦把她的這件事傳遍在這小地方上當話柄。』夫人終歸是愛女兒的。

『哦，你看不起奧立歐，你看不起文人，丫頭，你爸爸想做文人都沒有做到呢！我跟他一比，我算什麼，我那裏有奧立歐的成功？我忙了一生，能有多少是真正按照我個人的意旨去做的。我是被人民牽着跑；而文人們是牽着人民，牽着時代、文化和整個的世界往前跑。你懂什麼，你居然敢瞧不起文人！』

邱吉爾首相在離開艾底赴德境出席波茨坦會議之前，就發過這麼一次脾氣，並不是爲了國家大事，而是爲了自己的女兒。

首相的女婿奧立歐是倫敦聞名的編劇家，他的脚本曾在紐約曼漢敦一再上演過，首相很尊敬他。事實上莎娜也很愛他，可是在今年春天爲了一點兒小的誤會，他倆竟鬧了起來，誰也沒有料到會鬧到離婚

的結局。

她因此不敢見父親的面已經有好幾個月了。這一次她也趕到艾底來，完全是邱吉爾夫人的主意，以爲藉首相休息的機會來求她爸爸的諒解。她是在七月六日飛到西班牙的聖塞巴斯提安(San Sebastian)，然後便住在伊倫，候她媽媽的招呼。邱吉爾見到莎娜還是盛怒異常。

『Parlamez-moi (我乞求你的原諒)！』莎娜在父親的面前祇有這一句可說。老人始終一聲不響，女兒後來要求，『爸爸，我時候你到波茨坦去。』

『算了，算了，現在的你不是當年的你，我請求你，我反而求你：千萬不要跟了我，我不能，我不能讓全世界——』首相的氣真大。

在星期五，首相離開艾底鎮之前，正在別墅的花園裏用早餐。

『史達林大元帥已經離開莫斯科了吧？』首相問他的隨員。

『昨夜史達林大元帥跟中國的宋子文院長密議了一夜，所以在今天下午才離蘇京。』

『太平洋美軍戰況如何？』

『Guerra al cuchillo (毫無退讓的劇戰中)。』莎娜獻殷勤地插了這麼一句。

『這裏是法國，不是西班牙！誰懂你的西班牙鬼話！』

首相儘管生女兒莎娜的氣，事實上老頭子很喜歡她。當她提醒首相七月的這十三日，又是星期五時，真的，邱吉爾到了十四日星期六才動身到柏林去。

可是飛機都預備好了。

『好，華斯瓦茲先生，你今先到柏林去吧。』首相離開餐室時對他的秘書這樣說，『就說我明天由這裏趕去。要是見到副首相阿特里，告訴他對任何人不要談英國的內政，你更要切切實實地叮囑他，讓艾登在開會前多休息。哦，叫麥倫(Moran)醫生跟你一道去吧。也好先去照料照料外相的病。我這裏用不着他了。』

秘書華斯瓦茲和醫生麥倫的飛機在巴黎機場降落時，早有一大隊的 Pollu (歐洲人向以此字俚稱法國兵) 和一羣官員在機場鵠候着了。

機門一開，一位法國姑娘看見年老的麥倫，便把一隻鮮花簍往他頭上一套道：

『首相，法蘭西歡迎你！』嚇得麥倫直向飛機裏逃。

人們發現邱吉爾還沒有到，打聽明白了也就散了。

他們繼續往德境飛了，越過了馬其諾防線，飛機低飛了，地面上的一切都看得清晰之至。一下子到了當年齊格飛防線的上空。

地面上一片碧綠，不時顯出白色的大字——Wahrheit (真理)。這告訴每一個人：橫暴被真理克服了。

一條很清晰的防線，連綿到目力所不及的遠處。這裏正有無數的人羣在忙亂着，他們不是德國的軍隊，而是一羣農村男女；停放在防線上的不是坦克，而是農業上用的收割汽車。

在柏林上空，俯視威廉大街，卐字的標識無影無蹤，絲毫都不見了。

首相的這位私人醫生麥倫爵士也曾見過不少的世面，可是他是首相親隨一羣中最粗小而愚歇斯底里的一個。

飛機在柏林機場停下，第一個開了機門鑽到機廂裏來的是倫敦蘇格蘭的督察長馬丁(Martin)。麥倫一看見警察便抖索，何況對這警察祖宗，嚇得他上下牙齒直打戰。

『督察長，你——你是怎——怎麼來——的？』

『Sie verstehen es selbst (你自己明白)！』馬丁打着很流利的德國話。

『我沒有什麼不明白，我沒有犯罪，我並沒有把首相治死，你來幹麼？』麥倫直着頸子強調了這麼一句。

『哎呀，我親愛的醫生，請你不要想入非非，我祇不過是來接你們的。現在柏林英方管治區由我負着維持秩序和治安的責任，』馬丁拍了拍麥倫的肩膀，然後跟首相祕書華斯瓦茲招呼了一下道：『首相還在艾底？甚麼時候動身？』

『明天飛波爾多(Bordeaux)。十五日準可以到達這裏。』

『莎娜小姐會跟了來吧？』

『嗯，我看靠不住——』麥倫的精神恢復正常了，在步下飛機時回過頭來對馬丁道，『莎娜一到艾底，首相便跟她吵架，吵鬧得不可開交——』

『Nicht wahr (不會那樣吧)？』馬丁的德語不離口，『我倒替她把住處預備好了。』

『反正夫人是會隨侍首相來的。』華斯瓦茲接着說，『今天把我們安頓在那裏？』

『莫愁宮附近的一家私人花園裏。如何？』

『好』馬丁搶着問，『那花園在什麼地方？』

『在波茨坦！』

三個英國人從柏林的丹波爾霍夫(Tempelhof)機場出來時，經過蘇軍的三道檢查，又經過美軍的一道檢查，氣得麥倫醫生直瞪眼。

『幸虧我來接你們，否則連這四道關你們休想闖過一道。』馬丁駕着吉普車，馳過滿目毀墟的威廉大街時這樣說。

現在德國人最闊的也沒有汽車了。英美蘇三國軍政府規定：凡是德國人祇許在人行道上來去，絕對禁止走在馬路的中心，同時要穿街過道也一定要在十字路口，不得任意跨越街衢。

這時車子折向西南，直向哈斐爾(Havel)河濱的史盤都(Spandau)森林駛去，這時已算是進了蘇軍的防區。一路上祇看到蘇聯警備軍。

在這碧翠蔥蘢，濃蔭普蓋的林子裏，忽然一陣電鈴聲不斷地響了起來。公路兩旁密佈着刀出鞘，槍待展，雄糾糾的蘇聯武士。

汽車攔住了去路。馬丁把事先備妥的通行證交驗過，蘇軍很謙遜地把一面精緻的小旗幟插在他們的車子上，有了這面小旗，直去波茨坦便可通行無阻了。

車子這時走在哈斐爾河邊上。附近早已修整得沒有絲毫因戰爭而造成的慘象。進了波茨坦另是一番新鮮的氣派，到處都有路標，指示着人們要去的地方。

『停一停，』當車子走在莫愁宮前，麥倫喊了起來，『我要對對錶！』他們看到路側有一隻古式的日規。

『你看，這上面寫的什麼字？』

『這是德意志帝國時代的古董，一定是威廉第二的怪字。』馬丁隨口說了。

『那裏，』華斯瓦茲把日規上鐫刊的古字細細地端詳了一下：『這是中國的篆體字呀！』這時麥倫們所乘的車子，由莫愁宮前轉彎向南馳去。

『噢，你們看，一台古老的風車！』麥倫直嚷了起來，『這華麗宮苑的旁邊，蓋上這麼台風車真不相稱。……』

『唉，醫生，你們當醫生的常識太缺乏了。你們成日價祇是在死人的遺骸上用腦筋，却一點兒也不懂死人的光輝與恥辱。你們永遠把皇后和妓女，權貴與賤夫，一視同仁。』馬丁對那風車瞥了一眼，努了努嘴道：『你要知道這就是德國的歷史呀！華斯瓦茲先生，你說是不是？你怎麼悶聲不響呀。』

『是呀，這却是德國的史實，我在追思建蓋這莫愁離宮的腓特烈第一(Frederick I)哩。』

腓特烈是佛蘭克(Franks)家族以後，霍亨斯陶芬(Hohenstoufens)族，康納德(Conrad)第三世系再行入繼日耳曼王朝的一個極頂聰明的人物，聰明的人多半命短，他祇活了三十八歲(一一五二——一一九〇年)。他的死十足地表現出日耳曼人的個性，日耳曼族延綿到二十世紀裏，亦復循此民族性而有所作為與表現。

第三次十字軍起來了，他們把耶路撒冷攻陷了，腓特烈氣極了，這便是日耳曼的氣勢，他把王位讓

給長子亨利，於是在一一八九年，宣布聖戰，向巴勒斯坦進兵，兵已到了宜哥朗（Isonium）可是被西勒斐（Selye）河裏川流不息的怒濤擋住了去路。

『我不克服了你，還想克服十字軍麼？』腓特烈怒瞪着洶濤，狂吼了一聲，便跳在河裏，向對岸游去。

他倒是游泳渡過了西勒斐河，可是到了對岸，就倒在沙灘上，死了。
你覺得此公與希特勒是否有異曲同工的頑性？

三

修建莫愁離宮的腓特烈第一洩死在西勒斐河濱上的史實，直到現在，日耳曼人不以為然，他們甚至於說，全世界的史籍，關於這件事的記載是錯誤的。因為當時出的聖徒傳裏有這麼一段：

『紅鬚皇帝曾長眠在吐林基（Thuringia）的開佛士（Kyffhäuser）山嶺，他的騎士之間。假如再需要其強有力的軍隊和可信託的武士幫助的時候，他是會得復活的。』

腓特烈第一長了滿嘴滿頭的紅鬚，世人都喊他「紅鬚子（Barbarossa）」。日耳曼人一提到「紅鬚子」，便精神抖擻起來，同時德國女人直到現在，對紅鬚紅髮的人特別感到興趣，這完全是德國英雄主義的思想在作怪。

德國人始終認為「紅鬚子」的精神不死，英靈獨在，在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以後，狂妄的德國人都一致地說，威廉第二乃是「紅鬚子」的復活，同時德皇自己也以腓特烈第一自居。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慘敗了，德國人不覺得這是橫暴萬難存在的結果，而說是威廉之所以不能成功，完全是爲了他

的鬍鬚是灰黃色。

後來希特勒從啤酒地窖裏鑽了出來。德國人對他那一切狂妄悖理的作爲，不認爲他是魔鬼，他是日耳曼族的毀滅者，又說希特勒是腓特烈的再生。他們看到希魔的一時威赫，舉國上下都瘋了，差不多每一個德國人都加入了納粹黨。德國人並不懂得什麼是納粹，他們的附會納粹，完全爲日耳曼族固有的好強的英雄主義的心理所驅使。如今希特勒失敗了，他們一定還是不怨別的，祇可惜希特勒的鬍鬚不是紅的，而是深褐色的。

德國希特勒、威廉第二和腓特烈第一，不論其成敗，而這三人平生的作爲莫不以日耳曼族固有的英雄主義爲出發點。可是這三個人當中，希特勒有日耳曼好勇的個性，却没有日耳曼的智謀，這也因許因爲他到底是奧地利的村夫，一個無頭腦的畫匠而已。

十足代表日耳曼精神的還是「紅鬍子」腓特烈，他和威廉第二及希特勒的不同，可以在波茨坦小城市裏找出來。如果說腓特烈是成功的話，他之所以成功，今日猶表現在莫愁離宮和宮側的一台古老的風車上。

如今這古老的風車又在隨風自由地旋轉了。在希特勒霸佔德境的十一年間，這風車成了古物，破爛得不成體統，祇因是有關日耳曼史實，他們未敢把它毀棄掉。同時風車的主人華爾曼家的男人都被逼送在軍隊裏，生死不明。現在這風車的重行自由旋轉乃是盟軍在杜邱史波茨坦會議前才修復的。不是爲了追思腓特烈第一，而完全是爲了恢復風車的自由，人類的自由，而不願埋沒了這代表人民自由的象徵。當年威廉第二時常住息在莫愁離宮裏，在那個當兒，這宮側的古老的風車也曾被勒令停止旋轉過。

他嫌煩，當他在這裏籌思侵征全球時，煩惡風車的旋轉聲攪得他不安。其實他的結果也並未因這風車不再旋轉而獲得夢想的實現。

記得威廉第二跟俾士麥鬧翻了之後，俾士麥最後一次由莫愁離宮裏踱了出來，曾在這古老的風車下徘徊了好久，他的車離波茨坦時，俾士麥不勝感慨地說了這麼一句：『原來這風車也不再旋轉了。』

在莫愁離宮還沒有修建之前，這裏便先有了這風車。這風車的修建也自有其本身的一段故事。這風車主人的祖先來自亞洲中部。他家姓華爾曼（Wormen）。這「華爾曼」的原意是「好戰的人」。當他們還住在亞洲時，華爾曼家出了一個絕色的姑娘，名字叫做哈爾查林。今日歐美許多女人們多有叫做卡薩林（Catherine）的，就是哈爾查林的轉變。「哈爾查林」在中亞的古語裏是「純潔」的意思。

哈爾查林是個美麗的姑娘，在中亞的原野上，她抓住了每一個男人，不，簡直是每一個勇敢騎士的心。每一位騎士從她家的園林裏走過，她祇用一雙麗眼含笑地向那人一瞟，那騎在馬背上英俊的青年便會立刻勒住轡站住，可是她並不介意，她早走遠了。因此上，許多游牧的人都集聚到這地方來，不是爲了這裏的水草特別茂盛，而是爲了這裏有一位哈爾查林姑娘。

哈爾查林對每一個人都很好，可是她並未屬意他們當中的任何一個。在這環境下，因爲她反而鼓起了每一個人工作的勇氣，他們比往昔工作得格外辛勤。這告訴我們愛情是一種偉大的力量，它能够鼓勵每一個人，當然也可以摧殘每一個人。哈爾查林爲了不願摧殘這一羣圍繞着她而生活得快樂的青年的任何一個。所以她熱愛着每一個，而從不偏愛其中的任何一人。

這中亞的一塊土地上，慢慢地繁榮了起來，人是越聚越多，哈爾查林的聲望越來越大，結果她成了